

长篇小说 ⑧ 刘杰 著

大商埠

第一部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刘杰 著

大商埠

第一部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题 记

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
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
(出自《道德经·第五章》)

写在前面

刘 杰

还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曾经听我外公讲述过很多老青岛的故事，于小脚、栾景山、徐敬开、张公制这些名字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后来，当我把这些故事再讲述给年轻人听的时候，他们竟然从来都没听说过历史上还有一个这样的青岛！

虽然青岛的历史并不长，但却是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，从殖民地、半殖民地一直发展到今天，历经满清晚期、德占时期、日占时期，北洋政府、国民政府以及新中国，也是唯一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中国城市，所以，青岛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。但是，生活在今天五十岁以下的人几乎把这段历史给完全忘记了，历史出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断档。作为一名作家，我觉得有责任还原这段历史，让更多的人了解过去的青岛是一个怎样的青岛，去传承一个城市的历史。于是，很多年后就有了这部《大商埠》。

《大商埠》是我在做了十几年生意后突然收手，而后闭门谢客十年创作出的作品，前后修改了二十八遍之多，一直到付梓之前还在修改。这部九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几乎耗光了我十年的大好时光，以苦行僧

式的自虐将自己锁定在一大堆史料和电脑前。十年过后,当我从镜子中再看到我的时候,惊奇地发现自己背驼了腰弯了头发白了,像完全变了一个人。

好在有几位朋友对这部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肯定。著名导演林黎胜读过书稿后说:这是一部全景式描写中国城市沿革的长篇史诗性非虚构文学作品,一部积极探索中国百年商埠文化的城市列传大史记。著名评论家柯文辉老先生在给我的回信中说:通过一个家族的兴衰还原中国大商埠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风貌,是中国最早殖民地码头人情感命运的史诗吟唱。

够了,有这样的评价就已经足够了!

改完这本书后,我似乎对一切都没有了兴趣,人一下子就空了,每日开着电脑只是一个摆设而已,有心没肝地喝茶读书,心不在焉地浏览新闻,间或拿笔在书桌上写几个字,似乎没一样有劲的事可做,脑子似乎仍停留在五十多年前的世界里,还有那一群陪伴我走了十多年的人物们,反而距离今天的生活非常遥远,以至于连我自己都觉得无论从思想还是到观念,完全落伍了。

算来,退出江湖已经十几年了,和过去那个整天在马路上四处狼窜的我相比较,已经淡然了很多,至少言寡语,更不接触任何人群,在寡淡中自足自乐,整日地和一条狗穷开心。前段时间,一位文学青年问我一个问题:刘老师,请问写什么样的作品能出名?我说我不知道,因为我从未想到我要出名,只是把写作当作一个每天必须要完成的事。

仅此而已。

目 录

写在前面 / 001

第一部

第一章 / 003

第二章 / 036

第三章 / 071

第四章 / 107

第五章 / 139

第六章 / 175

第七章 / 229

第八章 / 254

第九章 / 288

第十章 / 333

第十一章 / 364

第二部

第十二章 / 399

第十三章 / 429

第十四章 / 451

第十五章 / 481

第十六章 /	501
第十七章 /	526
第十八章 /	558
第十九章 /	582
第二十章 /	640
第二十一章 /	694
第二十二章 /	728

第三部

第二十三章 /	775
第二十四章 /	822
第二十五章 /	858
第二十六章 /	886
第二十七章 /	920
第二十八章 /	960
第二十九章 /	1002
第三十章 /	1064
第三十一章 /	1112
后记 /	1143

第一部 天地不仁

第一章

一

郑矢民这一辈子有两件事是和婚姻有关,最让他荣耀的是,曾经因为在自家炕上和媳妇办那个景,搞得动静过大获得了一个响当当的外号,叫做“拆屋”;而最窝囊的事则是因为连死了两房媳妇,被家族当作妖孽给从胶州老家驱赶出了家门,只身一人流落到了德国统治下的青岛。

有关郑矢民在炕上“拆屋”的故事,这还得从头说起。

从郑家宗谱考证,郑家原籍江浙一带,祖上为官,因冒犯朝廷被充军发配至云南(古云州,运城以南),于明永乐年间,经由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徙来到山东胶州。相传,朱元璋在最落魄的时候一路要饭来到山东临朐,沿门乞讨,不但无人施舍,反而还被一家有钱的员外放出恶犬给咬伤。朱元璋因而对山东人痛恨到了极点,对天发下毒誓说:有朝一日当上皇帝,定将山东人斩尽杀绝。元朝末年,山东连年灾荒,民不聊生,已经成事的朱元璋难以忘记昔日的誓言,派大将徐达、常遇春率军二十五万进入山东境内,大开杀戒,连续杀戮十年,把山东人彻底

赶尽杀绝，从而使山东大地成为人迹罕至的无人之地，古书形容当时山东是“千里无鸡鸣，白骨露于野，田莱尽芜，蒿藜没人，狐兔之迹满道”的凄凉景象。至明永乐年间，当朝皇上朱棣听从大臣进谏，开始将移民经山西洪洞大槐树向山东境内迁徙。郑家的祖先就是这些迁徙移民中的一支，被官兵绑缚着手，从遥远的云南押解到山西洪洞，再由大槐树下出发，披星戴月日夜兼程来到了山东胶州，在这里拓荒垦田，繁衍生息，从此诞生了这个以郑姓为第一大姓的自然村落，叫做郑家林。康熙年间，郑家举子郑隽进京赶考，一路闯关至殿试，结果只因长相略逊而屈居榜眼，为“两榜进士”，被派任陕西富平做八品县丞，后升任县令，治县有方，深得百姓爱戴。于康熙三十六年奉旨进京入翰林院。郑隽一生为官清廉，于耄耋之年经皇上恩准告老还乡，在村前面对墨水河的场院里大兴土木，修建郑家宗祠，以示对祖先的感恩与缅怀。宗祠里从此年年香火不断，全村郑姓族人都供奉着一个老祖宗。岁月如逝，郑家林早已经由原来的老祖宗繁衍成了一个一百多户人家的大村了，全部都是青砖灰瓦的四合院式建筑，一条条胡同巷子相互串通，排列有序，完全延续了明朝的建筑风格，从高处望下来，全村的形状极像一个大大的井字，把各个院落之间连通成为一体。自先人立下规矩，郑家一直由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出任族长，统管各户家长里短，调停村里大小事务，至此，郑姓家族和睦相处，除了偶尔出现婆媳不和姑嫂不睦等鸡毛蒜皮小事之外，几代人沿袭下来没有发生过的争端，皆因为一笔写不出两个郑字，出自一个老祖宗。

郑矢民这一支子人家一直住在这个“井”字的中间，是老进士郑隽的嫡门后代，经世代繁衍，到了郑矢民出生的时候，族谱已经从“德章望远行，顺应矢天高”传到了他的矢字辈了。他爹郑应勤秉承了老

辈上吃苦耐劳的精神，勤于持家，世代以农耕为主，放地收租，起早恋黑，把个家理整得像模像样，几代人熬出了不小的家业。二十岁上奉他大大（父亲）郑顺昌之命，娶了营海殷家集老殷家的二嫚儿过门，两口子精打细算，勤劳简朴，城里有字号，家里放着租，已经成了和城关王成格、城南曾大洋、城西杨立宽齐名的胶州四大家之一了。深宅大院，三进的宅子，瓦房二十余间，房子是刚刚翻新过的，清一色的青砖到顶白灰抹缝，宽阔的大门上端，镶嵌着精美的花鸟砖雕，高高的门槛上，浮镌花草云纹，两侧浑厚的门扇上，茶盘大的铺首，兽面狰狞，扣齿衔环，锃亮抛光。门前阶石如玉，平滑如案，光可鉴人。一对坐鼓石狮，狮子蹲在雕以花草的石鼓上，卷尾昂首，露齿探爪，呈现出一副滑稽而又喜悦的样子，很是气派。两扇厚重的朱红大漆门侧，镌刻着郑隽当年亲笔书写的“忠厚传家，诗书继世”楹联，笔力苍劲，俊逸洒脱，颇有书法大家的风范。跨进尺半高的门槛，影壁上用彩石拼砌的五只张开翅膀的蝙蝠围在一个斗大的“福”字四周，预示着“五福临门”的美好寓意。最为壮观的，还要属前院里的两棵四个人搂不过来的老槐树，传说是先人从洪洞县走的时候，采撷下的洪洞大槐树的种子，并于来到胶州当日亲手种于此处，现今也风风雨雨经历了好几百年历史，老槐树也显出了一副老态龙钟模样，其中的一棵，树心不知道从什么年代就已经枯空得能藏得下两个人，而枝叶却依然繁茂。两棵老树一左一右，像两位神勇的武士一样守护着郑家，铺开的树冠几乎遮住了整个院子，每年春天，串串槐花盛开，香飘郑家林，招来蜂蝶无数。由于树冠的茂盛，几乎把前院全部遮住，阳光像切碎了的金屑一样穿过枝杈间的缝隙射进来，照在院内的地砖上，氤氲着袅袅的地气。家里还有好地一百五十亩，圈里养着大小牲口，家里养着两个长工，夏收秋种

还得再雇几个弥汉(短工),每年逢节开仓放粮接济穷人,赶上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,也搭上台子唱几出大戏。

胶州人喜爱的胶州大秧歌,是胶州古文化历史上的璀璨明珠,热情奔放,甩肩挺胸翘臀,三弯九动十八态,一招一式透出了粗犷的欢快,把个丰收的喜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。郑应勤自小跟着父亲热衷于这门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的表演,别看他平时不吭不哈像个闷葫芦,可是只要锣鼓点儿一响,黄马褂往身上一穿,人的精神面貌就立刻不同,踩着鼓点子扭得那叫一个欢实,全身所有的关节都随着鼓点的变化而变换着扭动,扭到尽兴的时候,也忍不住扯开嗓子嘶吼着《十八摸》:

摸着大姐的辫子梢儿,
好像那玉米刚打了苞儿;
摸着大姐的小下颌儿,
就像秋天的小场弯儿;
摸着大姐的肚脐眼儿,
想起了早五年的小洋钱儿;
摸着大姐的“爷落盖儿^①”,
前襟后裤全是钱儿;

.....

①“爷落盖”:青岛方言,指的是人的前额,据说这是一句古老的齐国语言,原来的意思是后辈人要给前辈磕头,也就是说,当晚辈见了长辈以后前额要落地,所以叫作“爷落盖”,至今已经成了前额的别称。

郑家在城里还有字号,叫做“勤记”,是从郑应勤的爷爷那一辈上传下来,已经有了百多年的历史了,所开钱庄和油坊,都是远近闻名的。钱庄不大,股小息低,出具的都是百八十两的小本银票,到什么地方都好使。再就是郑家油坊榨出来的“勤记”小磨香油,那是一点儿都不掺假的纯芝麻油,单选成实饱满的白粒芝麻,从炒到榨八道工序一点都不含糊,油清味浓,闻名山东,只要郑家一熬油,胶州城里满大街都飘香。郑家字号传到郑应勤这一辈上,油坊的生意更是红火,就连驻扎在胶澳德国总督府的洋人都吃服了,三天两头派人下来胶州订油,点名只要郑家的“勤记小磨香油”。

郑家在墨水河边上有五亩地,传说是先祖亲手开垦出来,一直由郑家人自己耕耘,主要种植大白菜和烟叶子。大白菜是胶州的名产,在城北三里河有那么七八分地,长出的白菜和其他地区的白菜不一样,个大帮脆,无论多厚的帮子,只要轻轻一掰,“啪”地一声就会断裂,在太阳下一照,帮内的七根筋根根如金丝一般透亮。京城里的西太后点名要吃帮如玉叶似翠味鲜脆嫩的胶州大白菜,每年一过霜降,到了大白菜的收成季节,县里必定要派专人下来征收,专门挑选个大心实白帮绿叶的好菜,用红绸绳黄丝带捆扎起来,衬上黄缎子盒,漂漂亮亮地进京给老佛爷上贡。郑家的地里也种大白菜,论品质一点也不糙其^①三里河给京城老佛爷的供品。由于这块地一年只有这一季收成,地能够得到充分的歇息,出不了什么大力气,再加上郑家舍得施肥,把城里油坊榨油剩下的“麻山”一车一车地拉回来当肥料,全部扬在土地当中。还有一点就是人勤快,没事就像伺候孩子一样地伺候这块地里的

^①不糙其:青岛方言,不次于。

苗苗，不停地耕锄浇水灌溉除草灭虫，从不让地吃了屈，把这块地拾掇得黑油油透着馋人的肥沃，连块指甲盖大小的坷垃都没有，所以收成的的大白菜一棵棵水汪汪油漉漉地闪着动人的亮光，谁见了都眼馋。年景好，亩半地能收毛三四千斤白菜，收上来以后，除了留出过冬自家吃和送亲戚朋友的之外，其余的都让长工拉到集市上卖了。

另外一块地用来种黄烟。说起这种黄烟，那可是郑家另一个有名的绝活，是郑家祖上独创出来的秘诀。烟叶这个东西看似平常，实际又娇又贵还费地力，怕旱怕涝怕虫害，比伺候大白菜要上心得多，得勤收拾勤施肥，一席子地只种烟，收成了之后，必须要歇地一年，否则种什么都不活。自家种的烟不比集市上买回来的，自然要讲究很多，上叶和下叶抽起来烟熏火燎地呛人，收成的烟叶必须要上打顶下打底，只留下中间那几片叶子。到老秋时节，把一片一片烟叶小心翼翼地收起来，拉回家在土窑里烤制。土窑里烧的全是柞木拌子，把烟叶子五片一把捆扎起来，均匀地平铺在烤板上，连续烘烤十个小时后封火，用土窑的余温继续闷烤至黎明，把烤好的烟叶子挪到屋外，充分地吸收露水，再被霜打一遍，这样烟的颜色和味道才能达到上品，要赶在太阳出来之前，带着雾露和霜的潮气收起来，放置于阴凉的地方风干，待要抽的时候，现用现在炭火上烤焦。经过如此繁杂工序烤制出来的那才叫作烟，红郁郁泛着金黄颜色，抽上一口爽心润肺，喷儿香！

郑家的日子过得确实舒索，延不遇^①地摸俩鸡蛋，隔三差五地从集上徐家烧肉铺切半斤烧肉，打二两老烧锅子，全家都能沾上荤腥。郑家男人咬着老烧嚼着烧肉，嘴里哼唱着几句胶州肘鼓子戏里最出名的

①延不遇：青岛方言，时不时。肘鼓子戏，茂腔。

《赵美蓉观灯》：

四门灯观三门，
今天不观南门灯。
我家就在南门住，
若碰见着熟人我走不成，
闪柳眉朝北看，
正北闪出个万岁灯，
当中坐着宋天子，
两边上列摆着九卿四相八大朝臣十二官差列西东，
一对一对太监灯，
宫娥簇拥着娘娘灯，
状元灯，鳌头站，
帽插宫花身披红，
天子灯我越过去，
接连着观观女娲灯。
女娲娘补天千古颂，
她对人类有大功。

.....

这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舒坦！

矢民在家行二，上有一兄郑矢云早卒。还在其父郑应勤新婚不久参加乡试，与本乡张秀才一同喝酒，约定两家指腹为亲，为矢云立下婚盟，从此两家以亲戚往来，逢年过节相互走动。及至矢云九岁时，也

就是光绪十八年春，胶州闹天花，矢云不幸染上瘟疫，连续一集^①高烧不退，最后终于不治夭亡。张家闻讯痛不欲生，以重礼厚葬未婚之婿。郑家为此深为感动，当场定下由矢民顶兄续做张家女婿，以延续这段姻亲关系，张秀才携全家前来郑家林泣拜郑应勤讲义气。

二

郑矢民生于光绪十五年八月，公历一八九一年九月，恰逢北洋大臣李鸿章李大人检视胶州湾回京后，上书朝廷在胶澳设总兵府以防外患，此奏很快被光绪皇帝恩准，下旨命登州总兵章高原率一镇清军入驻青岛设防。

在矢民出生之前，郑应勤他大大^②郑顺昌还活着，眼瞅着和应勤殷上般下的后生们都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，唯独自家的媳子生了矢云这一根独苗后就没再见她肚子有动静，心里暗暗着急，背后问应勤是咋了。应勤自己也说不明白，抓着头皮也在找原因，晚上在炕上和媳妇郑殷氏也没少忙活，农闲时候吃过了晌饭，再抓紧时间关上房门宽衣解带和媳妇上炕加一盘日战，可是到了月头，郑殷氏下身那条骑马带子照挂不误，没有任何效果。现今大大问下来了，也只能用“媳妇肚皮懒，显不出怀”之类话来糊弄老爷儿。两口子白黑不歇气地在炕上一气儿忙活了好几年，郑应勤才终于发现媳妇上了身，“呕啊”地开始嫌饭了，他才如释重负般地长舒了一口气。

矢民娘在生矢民的时候，正是八月。头天晚上矢民娘做了一个梦，

①一集：为五天，旧时农村的一种计时方式。

②大大：胶州方言，父亲。